

随笔

水碗倒映整个天空

鲍尔吉·原野

图瓦人布云的家里没有杯子，只有碗。他家人喝酒喝茶用的是从巴基斯坦买的铜碗。布云说：“玻璃杯是不好的，像人不穿衣服一样。酒和茶的样子被人们看到了，它们会羞愧。”

“谁羞愧？”我问。“酒、茶、水、汽水，它们不好意思呢。”“那你用瓷杯子吗？”我问。“瓷杯子嘛，我在布尔津的饭馆里见过。酒在里面憋屈，那么小。你知道，酒不愿意呆在小东西里。”

我在布云的家里用大铜碗喝奶和奶茶。一条小河从他家的窗户下流过去，青碧的河水在戈壁石的河床流过，激发细碎的白浪花，像啤酒沫子一样。河水绕过松树，流入白桦林里面。落叶松像山坡上睁着眼睛张望的豹子。松树的阳面微红，像肉煮到五成熟那种鲜嫩的粉红色，而背阴的树干褐黑色。

落叶松的脚下撒满去年的松针，冬天，这些松针保管在干净的积雪里。雪化后，松针一片金黄。落叶松落下这么高贵的松针，真有点可惜。如今松树枝头长出新叶子，像肉色的小松塔或小花蕾。山坡上，松树错落排列，似僧侣下山散步，走进布云的家喝茶。

布云听说我去过俄罗斯的图瓦自治共和国，喜欢听我讲自己在这个国家经历的一切。因为他的祖先正是从那里迁来。我讲了三个小时，他听得入神。

“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该你吹楚尔了。”我说。布云从墙上摘下用芦苇做的笛子——图瓦人叫它“楚尔”，轻轻吹起来。旋律轻柔而忧伤，仿佛在叙述湖水、雾和白桦林的样子。

我觉得梅花鹿如果会吹笛子，吹的就是楚尔，它的音色表达的正是动物的心情。松鼠看见露珠从松针垂直坠落，羊羔在河边看见一条小鱼卡在水底的石缝里，猫头鹰看见月牙坐在松树的枝丫上，后背让露水打湿了。布云的楚尔正在表达这些境状，简单，说幼稚亦无可。

我拿铜碗，舀一碗泉水喝。布云的泉水从山腰取回，放在维吾尔人的大铜壶里，他认为水和铜相互喜欢。

我低头喝水，看碗里竟然有玫红的霞光和刺眼的蓝天。碗竟然装下了这么多东西，真是比杯子好多啦。

城中村在哪，那就是城乡接合部，无论其位置。寇庄西街菜园村的巷子里，有家“菜园小馆”，以打卤面远名。神仙挡不住人的嘴，食客不为充饥而来，愿为美味买单，打车进不去窄巷，问路口卖油条的店主，“顶到头就是！有啥好吃，尽是一股子炭”。听话听音，同行是冤家，被广为妒忌者，必有不同凡响之处。众利勿为，众争勿往，众人排队的馆子，一定要去凑个热闹。

不吵就不叫城中村的馆子。食客身份也以附近居民为多，依旧保持着田间地头的嗓门，一位迟到者正要说明缘由，便遇一顿抢白。晋人所谓啜面，吸溜吸溜，是个有声词。因为旁桌的聒噪，我等话音也难免高出几个分贝，到后来近乎吼叫，却是出门酒即醒。因吵闹而兴奋，几个人不知怎就聊到了潜水，说水下有令人恐惧的寂静。

不咸就不叫城中村的馆子。卤中烧肉、散蛋、木耳、金针、腐竹、韭菜一样不少，就是有些口重，与之前吃过的几家区别明显。醋为面之魂，注如流才算老蘸，尤其稍咸时。“独吃大蒜，阳结葱；后妈的逼兜，过堂风”，晋中间有谓“四毒”者，前两样吃面不可少。独吃大蒜即独头蒜，新鲜为佳，阳结葱指前一年的老葱，来年春上起地食用，油炸后纤而不柴。店里的糖醋丸子、红烧带鱼、虾酱豆腐、猪皮豆豉一样，皆老太原味道的刻板坚守。一人三两，三人一瓶，中年人的惬意，如此简单。历久不觉厌，散场前确定下一场聚餐的地点，照例是巷馆，照例是小门面。视野虽逼仄，却专一。趁能吃便吃，溜肥肠炒腰花如今已心有余悸，免点。一生很短，今天挺长，奔走在自己的一口喜欢里，好日子总比坏日子快，几个老男人似乎对此心照不宣，所以从未推辞者。

生有尽，热爱漫无边际，趣无穷，快乐有迹可循，这已是与汤俊先生品过的第五家打卤面馆子。关切点不同，意趣自有别，打开微信朋友圈，有人专发停电通知，有人专发寻人启事，以生活的琐屑，占据公共资源，汤兄则专发美食讯息，以亲身的喜好，做出并不武断的判断。自媒



《美人蕉》 知风 作

回味

不为充饥而来

介子平

体时代，离场如在场，包括吃喝在内的一点个人喜好，不仅在自己心里，忍不住还晒上了朋友圈。之前不屑看谈吃的文字，如今翻出周作人的《知堂谈吃》、梁实秋的《雅舍谈吃》、费孝通的《言以助味》、逯耀东的《肚大能容》，念得津津有味。口味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好，与别人也有关，在看似无意义的描述中，觅得人生大要，这哪里是在谈吃，所言分明社会众生之相。民以吃为天，谋生曰糊口，岗位曰饭碗，受雇曰混饭，女妒曰吃醋，花积蓄曰吃老本，得照顾曰吃小灶，女人漂亮曰秀色可餐，占便宜曰吃豆腐，只顾自己曰吃独食，犹豫不决曰吃不准，负不起责曰吃不了兜着走，见面问候，“您吃了吗”。

有道是身体素质看吃饭，心理素质看读书。前者无异，后者随年龄而变化，嗜读谈吃文字时，心理素质定已提高一大截。书读百篇，不如践行一遍，炒菜可以对照菜谱，而下馆子毕竟比读下馆子的书来得精彩。常年不做饭者，并不妨碍其成为美食家，经验来自书本，更来自饭馆。

乡愁

碾子

高海平

我小时候，古村落里相当热闹，一村人都居住在这个沟里。每一座院子都居住大小二三十口子人。每座院子的外面都有两盘碾子，一盘大的，一盘小的。碾子的使用似乎已经约定俗成，不管谁先谁后都是错开的，很少冲突。

大碾子磨盘大而厚，体重大，磨出的面粉细，面粉一般都是用大碾子磨。小碾子通常给牲口磨饲料用，稍微粗一些，毕竟磨盘的分量要轻很多。

那时候农户不允许养牛，饲养的牛属于生产队所有，这些牛得是生产队派给信得过的社员饲养。运气好的，饲养一头膘肥体重、干活出力的好犍牛，偶尔使用，也会得心应手。比如磨面，好犍牛拉大碾子就没问题，一上午能磨一两斗

的粮食。运气不好的就吃亏了，我家养过一头毛驴，又瘦又弱，主要原因是驴嘴里少颗后牙，嘴里有一窟窿，吃草就不行，吃不动还老要让人手塞进去往出掏积攒的草团，吃食不行干活自然不行。生产队根据每家的人口多少，参考每家喂养牲口的好赖，进行适当地调配使用。比如，我家的人口多，毛驴又不得力，要向队长申请借用别的牲口推碾子。这时候就得说尽好话，通常时候会因为牲口要下地，人工推碾子。

那个年月，生产队的劳动是第一位的，推碾子往往抽时间，要么起个大早，上工之前已经推完了，要么晚上加班，趁着月光朗照山沟，一抹清辉洒在沟底，踩着细碎的脚步围着磨道绕啊绕，直到鸡鸣三更。谁家加班加点推碾子，村里人都知道。碾杆、罗床一有响动，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村中央还有一盘碾子，这是属于生产队所有。村民使用时先在

头天预约，比如在碾盘上放一把笤帚，或者把碾杆插在木枷上。碾子最忙时在农历十月十五前的一段时间，十月十五吃油糕，家家户户要用碾子碾软黍子，用碾子的就排队了，一家挨一家，这一家还没碾完呢，下一家就过来帮忙了。偶尔也有用碾子碾辣椒的，这是种了很多辣椒才使用碾子，少量的用捣杵砵就可以搞定。有的人不讲究，碾完辣椒不用清水清理碾子，后面的人使用时会骂骂咧咧。

这里得把两件家伙什区别一下：碾子，是由石碾子和碾盘组成，石碾子的表面必须光滑，这样才能在碾盘上滚过时，把所碾之物最大限度地粉碎，它的形状跟碌碡一样，只是碌碡的表面有凹槽。碾子也就是石磨，由上下两扇磨唇组成，上扇推动，所磨食物会从磨眼流进两扇磨唇之间，通过推动上扇磨唇，形成上下磨唇的咬合，达到食物粉碎成粉的目的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4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活应用。又比如，需要辛温发汗不一定非用麻黄汤，用柴姜汤、胡椒汤也未尝不可。用古方治今病，要抓重点，要领会方剂精神，师其意，随证加减，面面周到，才能用之有效。譬如治腹胀，川朴为君，兼虚者加人参，兼呕者加姜夏，即师法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之意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94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一看遇上了比自己还要横的主儿，让人拉着就回了高头。带兵不愿意再碰上媳妇，还就是躲不过。一日县城逢集，带兵去逛街，恰恰碰上了凤阁，带兵气得大骂，当时就口鼻流血，回到家没几天就死了。带兵死后没几年，兵孩也死了。这是十几年

前的事。

在我心里，兵孩带兵兄弟俩就是村里的恶棍，想不起他们在村里有什么好。十几年后说起来，我还是这样。

嗯？带兵没有一点好？乡亲们说，可不能这么说。

那个时候你屋里能吃一顿肉，忘了带兵啦？年年腊月，你还不是到带兵家里去买肉？没有带兵你肉毛也见不着。

公社书记在台上训人，带兵给你出气，你躲在背后偷笑哩，你忘啦？

龙龙和旺旺的孩子就在一旁。立刻有人说，你爸不交款，你妈不修河，还不都是带兵在前头撑着？忘啦？

这当然也是带兵的好。乡亲们还真没有忘记。

红脸森娃和他的《卖膏药》

村里有会做庄稼的，也有不会的，红脸森娃就不会做庄稼。

民国时期，红脸森娃在西晋一个镇铺着费公。这西叫外地人馍铺老劲，山西南路的一听就知道，西省说的是西安一带，熬相公是给掌柜的当小伙计。伙计是学手艺的，日子苦，学成师傅就好了，要不怎么叫“熬”。

红脸森娃原本也打算就在铺子里这么干下去，无奈赶上了公私合营。私营的商铺，都散伙了。工作人员耐心地开导他：你受尽了压迫剥削，应该和掌柜东家划清界限。铺子终于被公家收编，掌柜东家留在西安当市民，红脸森娃自由了，回到乡下种田。

随笔

纪实

伤寒是百病的基础，伤寒之方，通治百病，善治伤寒者，杂证自易，确实如此。例如，承气汤不是单纯治伤寒的，当归四逆汤也不是单纯治伤寒的。曾用承气汤治腹泻、痢疾、失眠、昏迷、咳嗽、发热、郁证、虫证、瘀证、痰证、火证、湿证等病证，均取得良效，特别是一些危急重症，用之更是得心应手，往往一剂承气，即可救危难，使病人转危为安。日人用当归四逆汤治疗冻疮，我曾用桃仁承气汤治疗宫外孕……均说明一个道理，即伤寒为百病之基础，伤寒方通治百病，关键在于掌握伤寒每一方剂之功能、主治病证和应用规律，临证运用，才会得心应手。李翰卿治病如做人，

不逾矩，随心所欲，守法度，却不拘于定法。李翰卿善用经方，但不拘泥于经方，用当今的话讲，叫与时俱进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中医讲究此时此人此证，古方、成方不可能尽合今病，依样画葫芦是大家的忌讳，何况治病救人的医学？李翰卿对此颇有心得，他常讲，应用仲景经方，只要脉证病机与其完全符合，用之即有效验，此时若再加减，不是治错，便是画蛇添足。但方证只要有一方面不符，即须加减适宜才行，不论伤寒、杂病，皆是如此。李翰卿重视古方的精神法则，反对原药原量，死搬硬套。他举例道，麻杏石甘汤究竟起什么作用？什么情况下可用？只有问明白，想清楚，临床遇到该证才能灵